

河南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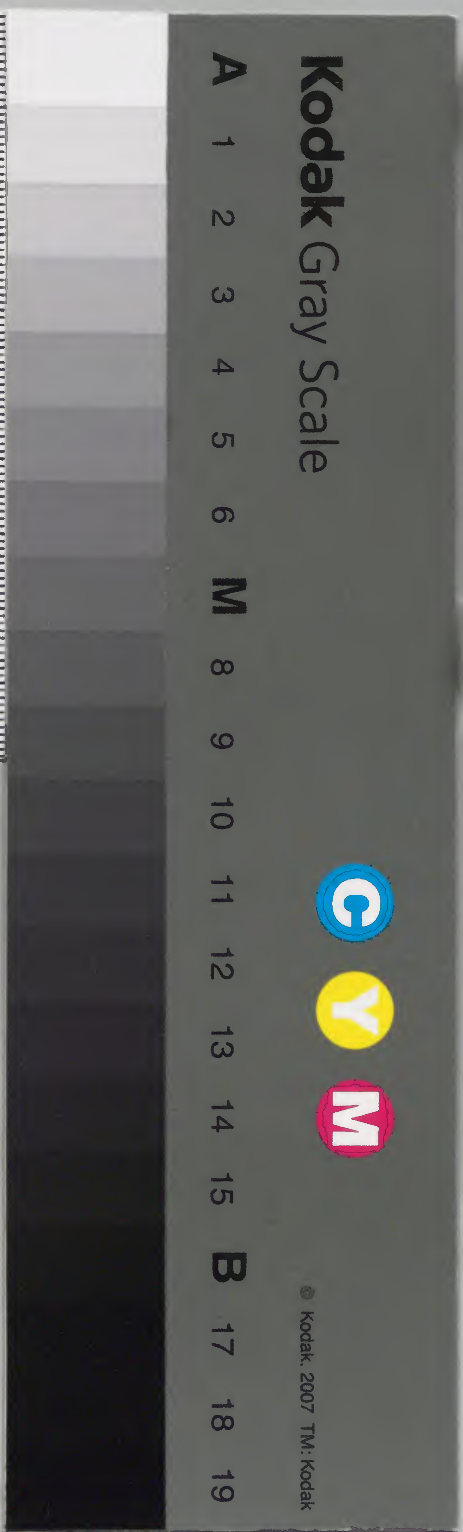
自卷四十二之下
至卷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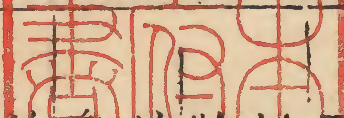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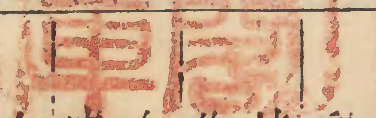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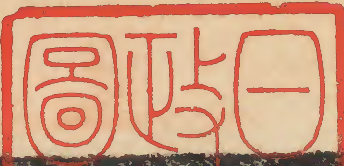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九六九號	二八八架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九六九號	二八八架
(口五四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50)	
函號	291	97

四五〇





未能即遂也相為依沿雲崖迤邐北下約轉折纒

里許得邵子之安樂窩入其室瞻拜其遺像焉雖

疑非故址然而窩之取名寓意寔大則又三致稱

歎云舊聞此窩之在當時亦惟繩樞甕牖環堵蕭

然不如今之祠屋煥然足稱華居也堯夫則安之

樂之可以規其中蘊矣天下之安土者樂天厚望

於世必多怨尤是故安則不求於樂而自樂未有

樂焉不本於安者顏淵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

皆隨寓而用不安以故浮雲視富貴用則行舍則

藏無一日非樂堯夫之安樂各窩知非外狗精蘊

在中蓋有取爾也九京孔厚往哲難作孔顏所樂

遺書足證仰而邈求亦曰安仁而已矣樂天而已

矣求之無遠安土即安故也君子則何以為安素位

是者不知安之為安故也君子則何以為安素位

李濂遊三

而孔顏在我希邵者宜先於此義圖之

湖記人為言曰河北諸名山固多而惟輝縣山水

三湖信尤勝而獨中湖奇絕為最勝余慕三湖久

可育魚志 藝文 卷之四十二 三

李濂遊三湖記

記藏諸山寺以附昔賢故事記曰輝縣之西北七
十里曰侯趙川四面崇山巖嶽而中悉平疇煙林
村墟雞犬相應蓋彷彿桃源焉相傳古時避兵者
居此實四塞險阻之區也侯趙川有水北流土人
呼為北流河或者乃謂侯趙川無川誤矣然遊者
欲至侯趙川必過十八盤山而十八盤山極危峻
石磴反隘盤旋而上殆若登天然遇不可輿處則
徒步行僕夫牽曳以上俯瞰兩崖頗深峭若較諸
天壇之十八盤山則此差為易上矣余晨出百泉
書院過午始抵侯趙川少憩巡檢司頂之至中湖
寺岩谷幽窈倚崖叢竹數萬竿翠陰蔽日涼颼瑟瑟
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余坐其下聞竹音如笙
簫竿籟心神蕭爽寺中有石鏡半規往聞能照山
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余諦觀之殊昏闇與常
石等僧曰昔有一上官見此石異之昇以歸至盤
山頂忽昏闇無覩乃復送至寺云余聞僧言因憶
歐陽公作菱谿石記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
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誠有識者之言南湖至
中湖僅二里北湖則倍之濶大宏敞視中湖寺咸
弗及乃若各當一峰之奇有泉有竹則三寺同耳

中湖寺建於唐中和二年南北湖寺則元至正間
建有碑刻存焉余徧遊三湖昏黑不能返宿中湖
寺是夕風起撼林木獵獵如秋聲卧不成寐乃秉
燭起坐賦五言古體四章曩正德戊辰春北魏李
公夢陽寓汴嘗往遊三湖歸為余言中湖之盛殿
宇壯麗煙火稠密僧徒數百人歲穀餘裕則乘騾
馬距今三十餘年矣殿閣傾圮廟廡毀廢僧死徒
殆盡存者僅五六人朝不謀夕余恠問其故僧撫
然曰比歲不登賦役日繁里甲逃之四方邑長吏
繫僧完其逋坐是大困余聞而悲之乃私歎曰叢
林廢興寔物理之常無足深慨所可慨者徃重而
上莫之卹民咸棄屋走至僧亦弗能寧厥居此中
原安危所關有民社者不可不亟為之所也詩曰
不懈於位民之攸暨又曰瘼此下民不殄心憂鳴
乎安得不懈於位之君子而遊百泉書院記

遊百泉書院記

為之憂則民瘼其有瘳乎
泉水亦流於淇又曰源泉在左斯蓋謂共城之百
泉實衛源云共城之西北七里有山曰蘇門山一
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岩谷幽邃林樾
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晉孫登宋邵康節元許魯

齋姚雪齋牧菴王鹿菴秋澗耶律丞相竇學士咸遊寓於此余自束髮慕其勝屢欲往遊不果乃今歲之暮春膏車西邁逾二日止百泉書院肅謁先師像遂登蘇門徘徊嘯臺慨焉懷孫登之為人史稱登居蘇門之士窟中好讀易常撫一絃琴阮籍往候之與言終不答退至山半聞山巔有聲若鸞鳳乃登嘯也嵇康從之三年不言臨別康強之言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識真所以全其年味斯言也其善體易者邪傳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登之謂矣僊人巖在蘇門之巔有僊人足跡巖石上刻大字三日僊人跡下嘯臺迤邐西轉約半里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康節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父語之曰若知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乃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居曰安樂窩布裘蔬食弱爨以養父而李之才適攝共城令遂授以數學後入於此建祠專祀云出安樂窩東行南下入三仙洞洞高一丈許內塑丘劉譚三真人像乃其修真處也或以是為登舊居之士窟誤矣降三仙洞遊集僊資福宮寔書院之

左隣乃蔡氏園址也而書院西墻下有古白楊樹十四株高出書樓之上大可蔽牛蓋數百年物也過古白楊樹為思親亭在蘇門之麓百泉之上昔許魯齋寓共城日時與諸門人遊眺於此厥後子師可為衛輝路總管思之立亭門人白棟撰記刻石亭中過思親亭為衛源廟以百泉為衛水之源也廟創於隋世稱靈源公殿曰清輝羈邑之得名日輝以此宋宣和間封威惠王元加封洪濟威惠王至明朝洪武初釐正祀典改稱衛源之神有司歲以四月八日致祭禱雨輒應廟中諸碑刻具載唐宋以來褒封之典而所謂聚遠亭耶律丞相祠舊在蘇門山上今竝廢歛余之遊百泉也輝邑令郭淳設宴泉上以候既登蘇門遊覽畢乃赴席於涌金亭亭之正壁有蘇東坡書蘇門山涌金亭六大字宋元暨至明朝諸名士題詠甚多曰涌金者泉仰出縷縷千萬窠匯為巨池池方廣一頃餘水泠泠澄白日照之閃爍如金故名中有菰蒲荇藻魚蟹之饒埒涌金翼然而相對者噴玉亭也亭中有石碣刻靈源二大字是即俗所謂聖井者而看花樓乃在涌金亭南池中當盛夏蓮荷芬郁翠色

上浮扶疎葱蒨今改為穠翠亭穠翠亭之左日洗
 心亭右日雲橋寔為中流勝槩薄暮移酌穠翠亭
 坐聞棹歌漁唱於蒹葭洲渚之間而泉流觸石怒
 響作噌吰鐘鞳之聲晝夜不絕余倚欄四顧波光
 接天沙鷗水鳥飛鳴上下者殆不可數時春雨初
 晴岸草雜吐酒酣起舞逸興浩發於是援筆賦七
 言近體二首五七言絕句十首書諸亭上而又總
 為一記以識歲月第愧才思蹇鈍筆力萎弱弗足
 以揚休山川同聲往哲聊以紀一時
 之遊而已時嘉靖己巳三月晦也

翁大立百泉

種樹記 嘉靖己酉初夏予校士至百泉環泉皆古
 木也少倦即憇息焉予性喜種蒔而視士

又宜木廼思為郭橐駝事矣或言夏月恐非宜予
 曰天時不如地利此地泉甘土肥無害也於是命
 候吏移梧桐二十餘本竹數本植之書院前檜栢
 椿楊榆棟桃杏榴棗諸木視隙地即植之旬日而
 去踰年十一月予復來校士顧前所植竹木蔚然
 茂矣廼召諸生語之曰昔陽貨問樹人於孔子孔
 子曰樹桃李者夏得其蔭樹蒺藜者秋得其棘孟
 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諸生予

所樹也將為桃李耶梧檟耶予何
 樹木易樹人難也因書以示警云

楊嗣昌錦屏山

記 雒水自西而東將一線道界破平蕪北則却山
 如魚之暴腮沙際者其形東西長倍南北者五而
 西之北稍副焉城之南則錦屏山也高有十餘仞
 長若度城而擁之其質石骨而土膚膚骨之間毛
 髮森然立者數十萬株栢不知其託於膚與骨也
 視其面有窪窪焉墜者如指輪窪者如指縫視其
 巔有低舉舉者圓或如螺髻削或如椎髻披散或
 如墮馬髻低者如自頂度眉如兩眉中交不連而
 斷焉視其身則千百疊也通邑居之有其全於邑
 者析之家有數壘畝者有枕側者有路端正者有
 背負而轉面相向煙雲供養復無端崖此錦屏之
 所以名也或曰前山如錦後山如屏登山之道西
 山城闌折而南溪流跌帶兩山石壁如門門之內
 一山青銳如走馬使午勒其御蹄有餘怒者折而
 西行北上屢陟愈峻如入叢栢中平行數里止於
 亭南望所謂後山者如刀割一方綠玉疑立其中
 恐于闐無此料昆吾無此刀如取碧海青銅截流

仰挂又恐并州無此剪也亭之前北望太行芙蓉萬朵濃如滴翠又若干鎗萬戟整旅東行日盡意不盡自此以東清霽可見洛城今皆隱焉然邵康節之回頭不望洛陽山正錦屏作也亭之西三鄉女几掩面行雲其西北連山羣稱熊耳又有孤峰轟轟於天挂撐以為關中太華不宜迫露如是當是新澗近地而不知其名可惜也是日向暮大風制人飲數巡而下楊令四重壺關人姚廣文遲秀水人也相對深談王屋紫團徑山更自奇勝相奪人生足目有限雖復青山白雲不能獵取隴蜀何况其他反署不眠乃泚筆書其槩

皇清薛所蘊遊月山諸山記

戊戌九月朔二日出郡城十里渡丹水由西張

店稍折而北循清溪穿密樹按轡徐行至閔家曲甍慙小莊柴門草徑纔可容足疎籬樊圃碧流環其外入耳潺湲聲不絕圃外綠竹掩映青霽四布顧視居人如在煙帶中稻實初黃間以青芋蒼翠逼人以為得未曾有復上馬行經關王廟至大梨園中間不二里一村茂林流水相連亘不斷舍遠

綠竹門對清渠家家堪入圖畫至此如食蔗漸入佳境矣迤北更踰數聚落抵陳萬村巨竹干霄密比如長廊杲日之下常疑有雨氣撲人衣袂秋柿實纍纍如倒掛珊瑚沿溪草木不能遍識而竹林鳴鳥關關似耳不經常聞者又五里至許梁更五里至中道樹色水聲與陳萬村同而修竹更多長廊蔽日視陳萬村不啻倍之薄暮止村墅適年友任孝廉大行至自溫連床促膝推窗對竹豪飲縱談宛在武陵僊界翼日初三杖筇遊月山寺太行偕余侄胤生四兒穎生先送待余由清化鎮北行至則親申鴻臚華明謝翁暨其孫茂才羽君攜酒肴共登眺寺為金空禪師創闢踞形勝衆山圍繞周匝如天生梵城環山谷相以萬計讀碑文禪師丸泥以彈弓射之所中處則相生也結構弘敞層累而上凡數重最後傑閣聳出憑欄南望中原在指顧中迴廊曲洞遍崖谷間蜿蜒迤麗備極名勝余嘗遊京師西山以為碧雲壯麗香山幽秀此差似之而登閣眺遠則二刹所不及焉但漸見頽廢寺僧寥寥據僧言舊四十門頭逾百衆因里甲為累相率逃去故至傾圮夫名刹中衰良可惋惜而

山僧同里人充徭役似為未宜余題詩有愁閨釋
 子語徭役及空王之句誠重有慨也比出見新勒
 貞珉紀今明府孫公免雜差堡夫文真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者但須除豁里甲則永釋重負是在長
 民者一推廣之爾是日旋中道初四范封君成初
 杜太守寶非相招重遊畢孝廉鳴鶴亦持酒榼至
 謝鴻臚祖孫仍留寺內相與更探諸峰奇勝薄暮
 復宿中道村墅初五雨越一日初六入丹河口觀
 十八堰分源處水石相薄山谷響答稍深入則石
 溜激射水磨以百計磨山木為香料湏洞翁匿如
 吼雷噴雪相對聚語全不聞人聲亦奇境也渡板
 橋而西次萬善驛宿社友子衿衛美之綠雲齋詰
 旦遊水峪寺美之同其介侄允茲茂才持酒共飲
 蕭孝廉醉樂石上孝廉名永命郡才人也萬曆丁
 亥間讀書寺內見巨石橫澗中水流其下坦平光
 澤可環坐四五人把酒踞石醉而樂之因鐫題數
 大字字畫遒勁遂為山中勝蹟余為諸生時亦讀
 書此寺寺幽折過月山而結構稍不及寺僧出迎
 多不能識認大半後余入寺者而一二舊閣黎皆
 皓首蒼顏無復昔時容貌顧余自視龍鍾不知林

巒如何訕笑讀北山移文能不增愜晚仍止萬善
 約次日西遊雲陽寺重九佩萸囊登高紫金壇初
 八復雨不果行山靈其有以拒我乎肩雨造返兵
 夫行泥淖中趨起若不能前比至舍漏下二鼓矣
 憶余年少時常有志山水竊羨向平婚嫁畢長遊
 五岳乃僕僕仕宦間緇塵撲面逾三十年老歸林
 下始着屐幽尋近在百里之內者輒不知佳勝如
 斯矧其遠者奇者今又以五衰相逼無躋勝之具
 海內名山水恐竟不能多寓日

遊雲陽懸谷諸山

記 戊戌九月余同任大行胤任穎兒有野王行塢
 之遊因攬勝月山水峪諸蘭若約重陽登紫金
 壇先一日大雨如澍遂不果行私憾山靈有以拒
 我今已亥九日決意杖藜往初六已刻太行至自
 溫吳中汪介人適館翁園登高能賦於山水之興
 更勃勃不能自已遂同三弟空如初七午後行夜
 憩環封敞莊詰旦劉紫支茂才來涉溴水而北經
 栢鄉鎮諸君稍前余過訪楊子玄宗伯亭午抵東
 鄉郵之太虛觀食食既北渡沁薄暮至山下紫陵
 紫陵者唐縣今為大聚落至此覺嵐氣撲人翠色

欲滴矣親申趙生雲程治具相款霑及僕馬為誦
 少陵白飯青芻之句質明請山麓紆回而上入雲
 陽寺兩峰對峙如屏一礪蜿蜒寺左而前茂林
 叢翳若綠縠遍布煙雲滿眼已自咄咄稱奇余有
 詩介人亦有詩里許忽平地數武殿三楹祀太昊
 伏羲氏至此少沐更折而前仰視路出雲際一峰
 突起當前疑塞逕無隙可入者比緩步登陟透迤
 盤鬱之中忽劃然開朗眼界為之頓豁遂題詩有
 磴轉礪通明之語於時白露為霜柿葉深紅藤蘿
 蒼碧相間岩壁陡削如畫家斧劈皴宛然李唐一
 幅秋山圖也踰躑躅香鑪三峰歷數百盤闢石為
 洞約三四龕供靈官觀音大士諸像石坪丈許可
 憩行人稍饑渴楊茂才承如特陪行携壺榼常隨
 踟躕坐石上相與飲啖登一天門漸險峻過仙人
 橋閣王鼻凜凜生恐怖心復踰重門大抵愈入愈
 險比至巔息喘喘不能定稍蘇石磴間乃起謁神
 拜跪幾不能勝倚筇南眺黃河依稀如帶太少二
 室若伏首揖遜者余詩曰千盤嵩室三花小九曲
 河流一帶黃誠日前實景云暮還宿紫陵雨竟夜
 詰旦微雨入仙神口煙嵐變化巖壑增勝昔人有

云山色空濛雨亦奇者良非虛語乃作雨中看山
 詩仙神者在紫金壇西礪中夾礪諸山皆高極雲
 際此一川稍濶平廓祀南岳魏夫人香火甚盛而
 境界無大奇特獨是清溪旋遶右偏水石相激琳
 琅聲如笙簧迭奏頗足娛耳殿後平地矗立一石
 高大如廣屋端嚴可敬後半一罅穿透更奇土人
 傳為魏夫人金簪界破迂誕可笑而于上構一小
 廟妄謂夫人梳粧樓巨石為之不韻矣越澗西北
 迤邐行爲洙澗寺兩水交會蒼叢匝洞飛雪噴珠
 致甚佳而山路亦紆曲蒼秀及抵寺一水自遠山
 來從絕壁一線罅中琮瑤而下匯為方池大雨席
 許澄碧如鑑石文隱現樹影橫斜引之遍寺以內
 可沐可灌可回環殿廡厨竈間山椒多梧桐冬青
 白檀樹有逾合抱者任僧云桐樹折枝挿地輒活
 誰謂石山中有此佳土脉哉亦奇矣未刻徑探真
 谷其正路由山外入谷中較少坦虞途迂抵暮弗
 克至劉紫支指山後一捷徑可攀援而上眾唯唯
 鳥道盤空不三五步一轉路盈尺下臨深壑日顫
 膽搖足蹒跚不敢前同行者皆心悔然進退維谷
 健僕扶掖而升將瞑始造其勝處一徑旋轉少平

須臾峰巒聳出峭絕如削竹樹青蔭山色水聲變幻不可端倪同人乃頓釋悔怖咄咄稱奇曰不歷羊腸之險安得即觀此上方仙界也哉又歷數折高壁出天半似巨靈手劈五色暉映倒懸若覆下藏佛閣風雨不能及訊此地初名真谷宋人改爲懸谷摹寫山形畢肖意義甚奇而時人有訛懸爲立者亦未顧名思義耳古石洞二北洞鑄大佛像甚莊嚴壁刊妙法蓮華經全部字畫遒勁石晉天福三年遺蹟也南洞鑄小佛像千旁各書佛號極精工土著一莽子衿欲居避寇輒鑿壞可惜果有如佛經地獄之說詎不怵然可畏也耶南洞口隋碑一隸書蒼古文亦有法度惜半爲土垣所掩不能窺其全豹餘皆宋元人遊覽記姓名無可觀者岩底一泉幽窅莫測其際鑿小石渠通引而下盤旋如蛇逕聲淙淙不捨晝夜灌竹水折入深林密菁中莫窮其所止一僧獨居行甚苦其先宦裔爲富賈一旦敝屣棄之隱此谷穀食一切酸醎滋味皆謝絕猿猴虎狼馴擾不避得此僧住持雅與名山相稱夜宿石室厥明十一盤桓近午始去相與歎羨以爲生平得未曾有汪介人曰吳中諸山無

此幽異若虎丘膚淺直培塿視之爾而名震海內者以文人墨士多爲之標題而揚揄故也嘗讀柳柳州馬退山茅亭記稱美不自美由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漪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斯不易之理故愚溪乳穴鈇鋤潭之幽以子厚有作至今特著天壤間獨恠韓吏部近在百里之內盤谷以送李愿一序艷傳古今而獨無一語及茲谷豈遊屐未嘗一至夫非山靈之不幸歟傍谷又有寺曰臨川聞亦幽折可遊同行者倦于登臨遂謝去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古人引以爲憾余於茲遊亦然午後詣枋口觀袁大司馬及濟侯史公所鑿洞渠服其利賴之大且久曰功真不在禹下權舟溯游摩娑韓文公鐫詩處字多剝落不能讀獨宋文潞公一詩存兩山相對如門風颼颼若箭枯激射凜乎其不可留也登岸行漏下二鼓至馬頭莊止宿晨詣盤谷尋李愿隱處不可得止有廢佛殿三楹周垣頽敗荆榛塞道幾不可行亦不見有泉甘土肥所在介人紫支舍弟同探奇險遥望山陰崖谷奇勝以爲愿之所隱或在是而後人建寺山半取其近人而已如果即寺也坡陀淺露愿何取

焉而退之為文亦必不如是咨嗟嘆美侈其詞而
 媿媿不倦矣出谷三里牧童指引李愿墓所夫愿
 歿後千餘載矣猶能令樵夫牧豎識其姓名墳墓
 文公一序之力也不則與荒山草木同腐朽耳乃
 信文章之權有獨尊哉夜仍宿馬頭十三早起舍
 弟偕介人太行紫支先回余如濟邑晤辜敏思明
 府段王屋司空劉蘇門侍御道經盧仝茶泉司空
 園在焉因名盧野地既勝結構亦有致是日任司
 空書舍杯酒深談夜分始寐侍御暨司空弟蘭堂
 皆召飲十四辜明府肆筵瀆廟觀濟池廟宏麗淫
 邃昔曾遊者今漸圯池則泉源混混如故池前廡
 下有石碑紀宋時懷人李繼安傳書龍神行雨一
 事頗涉語恠肖繼安及接書夜又二像卧一石于
 前似附會者然以于令升搜神劉敬叔異苑所載
 諸異聞如龍女避灌壇令等事推之六合內外何
 所不有或亦不可以常理非之乎因與蘇門訂來
 春天壇小武當之遊聞其崎嶇倍于紫金壇余早
 衰兩足漸無力雖造涉奇險興致不減謝靈運而
 趨捷遠不及伯昏無人未識可叩天闔而凌雲高
 嘯不使蘇門歎二客之不能從焉否十五口旋翁

園檢奚囊得
 詩十有四首
鎖水閣記
 孟於古為河陽地津渡黃

初立州焉置使建牙雅稱形勝歷代相望人文蔚
 起輝映往牒自金大定中剝虜河患徙治今城明
 易州而邑稍衰落已據形家言紫金右峙虎煞居
 勝左隅青龍遜強處弱且大河東逝溴水湍奔關
 鍵無力地氣不聚見之人才亶其然乎崇禎庚午
 後吏部郎滇南鹿胎李公希揆以壬戌進士來為
 邑令澹靜慈惠民號李佛政簡刑清出胥周原謂
 東南五里其地宜閣於是揆日鳩工士民子來僦
 構嵬起高逼霄漢翼如巖如南帶濁河東襟溴水
 勢若環鎖龍矯其首虎戢厥喙登城遐眺望之儼
 然侯乃置酒落成顧而樂之曰是後邑人士必多
 崛起彪炳豹變鴻漸鵬搏翹首可埃且計日當有
 入翰林者若繼此續建連亘城隅盛不可言幸記
 斯語留為左券甫踰三載余乃備負館選自是科
 甲接踵文明大啟人皆謂李侯于青烏子之書探
 討精微言猶在耳信而可徵借寇難輒興兵火連
 綿是閣也僅如魯靈光巋然孤峙爾先是工初告
 竣余方宦遊他所貞珉勒紀雖列余名而文實代

為操觚順治戊戌解組侍養繙閱舊志乃見斯文
 建閣之義叙述未明友人相勸改作余思興起人
 才在師儒教化與斯人自為發奮文章德業勉而
 企及豈徒乞靈地形而宅鎬考卜八百肇興姬公
 營洛亦於陰陽所交風雨所會殷殷留意斯理具
 存未可厚黜後之為師儒者觀斯閣也謂邑實生
 才益昌明教化以勤訓迪而士生斯地日吾土非
 故不靈者爭相切劘以交奮于德業文章之途將
 聖賢豪傑道德功名超軼前代昭茲來許益徵李
 侯之言信而斯閣之建所關不甚弘遠哉閣高五
 丈肖文昌帝君像於其上維邑之望云

王鐸游金門山記

北里村在
山中竹樹

如鵝首大數百頃環塞之南為玉笋山給諫張王
 調數世居此山高切雲霞而形為連珠堪輿所最
 貴西南山逾厚四五里莫之既樵人漁父似桃
 源與外隔招侍御邢舜玄騎馬十五里渡溪水馬
 不淫腹經玉笋諸峰下山勢負氣出力以爭勝于
 西北峰路旁大石如牛馬又渡溪水抵金門山麓
 竹林外人煙藹藹十餘家乃段氏也余與玉調賈
 勇歷崎嶇絕頂四面望熊耳眺盧敖山錯繡相亞

舜玄登半拾石華一狼從石壁避余入東高峰其
 上黃帝時伶倫造管竹尚餘數百竿石佛頰破屋
 無僧雨忽至日卸山尾螢輝坐人衣段氏餉余騷
 客曹陽虛亦至即席限韻酒醉仰天大呼曰佳哉
 此山幽邃窅深他日卜居可以不負余哉夫功名
 者馳驟干戈馬之門勞碌恐懼干鹽穀錢刀之事
 而煙雲猿鳥石林酒趣不遑兼而有故造化者秘
 其靈奧深奇之處私厚我輩不輕令熱人溷焉者
 以其情勞于世焉者也嗟嗟一登峯壘煙雨來湊
 况於深入而久居之寢食云為又何知夫逐逐無
 厭一切羶畏之途哉是時玉調以直諫謫舜玄以
 養親歸余以請假歸皆崇禎己巳九月十六日

龍馬記

余兒童時戲于河墟父老曰此河中下多

為奇後數十年閱石碣所紀載知為宓義畫卦八
 卦肇端龍馬所負之圖龍馬所出之河今孟津西
 北河中漩渦倒流者即其處也其地由底柱東下
 衆山鉗制石骨水無所發其憤恨躁急伏深頽潰
 盤曲放于平原宿莽得巨暢其所性如怒如悅斯
 河之舉羸用奢而不受紕抑之一端也按圖馬微

類驪駮水有火光身龍鱗首口鼻類龍歛成雲無
 角毛文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胃乎天地神鬼
 之道為千古文章鼻祖嘻良亦奇矣夫天地間最
 靈最祕之竅鴻濛若有司之不輕啟而示其象
 干宓羲以手闢玄沌剖露文明蓋天之所以資神
 聖而自釋其苞結鬱蓄之意者乎繇是始知父老
 之曰為恠者千古曰之為大經而非恠也規桀三
 才權輿萬類賢不契非賢智不契非智聖不契非
 聖商禘皇皇範圍曲成綱紀人鬼者得宓羲而始
 靈睿也歟不然西狩獲麇則從而斃之矣世之晦
 塞天地之意不轉為鬱結也歟余謂父老之言是
 也謂天地使神守之費而不竭不獨圖恠也馬亦
 恠也河亦恠也文王周公孔子亦恠也宓羲尤恠
 之恠也不恠不奇天地不亦昧昧腐敝之器乎如
 是即題為開闢一大恠而**梁雲構烏蝗紀異**當丙
 孟津一恠地也不亦宜乎
 秋螟蝗突來飛蔽天日過蘭七晝夜乃絕詢之農
 父有生年八九十未嘗見其異者所食禾黍略蓋
 丙午及辛亥再罹其患雖捕之者授錢授粟而猖
 獗彌甚甌窶汙邪削如也遂寧陳侯以是冬始受

邑符乃効青州故事開倉哺之民用是以無憂間
 歲大熟方穎粟時蝗復來視前談愈張鋒愈迅所
 至一空農夫餉婦啼號大作聲振原野蝗方抵蘭
 忽有羣鳥結陣待之蝗方會食鳥輒怒飛而起利
 距長喙慘如刀砧蝗之死於搏擊者可什之五被
 剖者可什之三垂翅而遁者可什之二鄰郡皆苦
 蝗獨於蘭無犯茲非鳥也力哉雖然茲獨鳥也力
 哉存昔與鼓郟珪集剋流屋鳥實有靈然皆有以
 召之侯之翼我蘭也不翅鳥之翼其卵也其哺我
 蘭也不翅鳥之哺其雛也其營我蘭也不翅鳥之
 營其巢也其拮据而圖我蘭或列之上大夫之薦
 剡或騰之毗隸之口碑或形於紳士之紀頌童叟
 之謳歌卽以方漢渤海諸君子何多讓焉至於祥
 鸞之藹德擊鵲之雄威生魚齋馬之清節破雞渡
 虎之明斷是所以却蝗者乎是所以役鳥者乎鳥
 奚知何以擊蝗奚知何以去一時謹頌遍作旁及
 鄰郡皆詫其事而竊有詠焉多以郵筒見寄余彙
 之得三百餘篇將以傳之史編更有請者卽是固
 足以紀異今有二事得不遺之乎麥獲十倍何啻
 兩岐四鄰陽侯所嚙而蘭大有秋茲並蝗可稱三

異余曰此二事後張縉彥白鶴觀仙蹟記白鶴古
 有作余當續紀之始自何代相傳宋政和間仙人劉海蟾經過飛篆
 聖壁之上今石刻炳然望之如龍翔鸞舞者是也
 先生丁晉季之亂往來燕秦間投簪辟穀葆真服
 氣去而上仙一時游歷多有異跡北方之人雖兒
 童女子無不知海蟾者然先生去今千禩矣事事
 傳疑鮮所証據無論矣即如石旁董賓卿所記白
 鶴觀謁知事崔重微且金皇統去宋政和不過數
 十年耳縣令王廷宣石碣乃謂先生避秦焚坑之
 患隱其名而道號顯似先生名字不傳於世而為
 始皇時人矣塑像蓬鬢環耳恠陋異常絕不似貴
 人黃剋氣象下有一蟾仰沫吐珠又不知取何意
 義無恠乎世人之訛稱也余低回其下悚然久之
 夫仙字去今方數百年已為手指模畫漸成細淺
 而石旁題記數字又磨滅不可全識再經千百年
 有與荒煙斷草俱歸汗漫之鄉耳可勝歎哉余于
 是詳為考稽如晉史列仙傳左編文獻通考三才
 圖會諸書得先生身貌任籍學道出處頗具乃為
 鐫像紀志以示問奇者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晉有陶隱士東籬笑傲不為斗粟折腰跡其排源
 詩記飄然有凌雲之氣先生啟履功名掛剋遁跡
 寧獨慕紫雲青苔哉去燕適秦蓋其寄託遠矣其
 志尚則亦淵明之流亞與若夫至人天隱其大地
 隱其次人隱先生化氣成鶴齊萬物一死生天隱
 之賊也逃祿匿名混跡塵世先生固以此成其隱
 耳然則謂先生謁汲令可也謂先生為始皇時人
 可也謂先生蓬鬢環耳恠陋異常可也謂先生名
 海取精蟾蜍亦可也凡若此者皆天隱之極致先
 生之實錄若夫神篆飛空偶然相涉此呂依水園
 公偶傳丹篆千年術耳豈足以窺先生哉
 記百泉勝絕羣水自孫臺邵窩遊履紛沓而萬古
 深綠遂為杖履破削矣余以躡澄碧既厭塵喧
 乃循泉源之尾得之吾邑衛水之隩其流環郭而
 北數十里可溉可汎可漁而又無昔人之結搆以
 薄雲氣乃掃穢鋤蕪為依水園園抵水小且一亭
 柳棚我以青陰草茵我以軟煙開楹一望對翠嶺
 而延霞漪几坐間煙波反覆焉王覺斯先生見而
 樂之顏之曰水龍龕之趾列竹栢桃柳木槿芙蓉

數百株東穿曲池引衛水入之魚得蔭焉池之旁起恠石疊峰複巒漂浮水面坳處有土洞深數尺曰雲浪洞上架小橋以通桃山桃山者池上浮土積而成丘取北山亂石雜之蜿蜒麗魄高深之致豁如也稍東有亭曰撫嵐左右林木籠蔽亭獨疏遠老杜所謂開林出遠山恍惚見之亭之外以瓦成垣野翠天碧玲瓏錯落北望花樹如秋月窓紗不知塊壘之在眼際也水中有畫舫具茶鐺酒鑪載漢書唐律數卷春雪初融卧聽撒網聲颯然秋濤怒生噴薄拍岸驚飛衝沙雁寒聚浦上汎橋口下汎馱灣竟夕忘返所謂流連之戒余得勿犯耶岸拓半里蓄棗柿桃李蔓菁另繕山房主之北望蘇門有如几案南開簾以迎旭晴雲舒卷水鳥翻飛有先生大人者車徒可憇名之曰集漪山居此室去水稍遠亦曰集漪者風與木相際而成漪每當風聲吹葉綠浪飄緲余魂夢依依不自知其在河渚之外也室旁有小室二南曠宜冬北牖宜夏室初成聖壁如洗覺斯先生自共城來夜宿忽狂起呼僕夫研墨走筆寫大竹數十條風雨蕭蕭園丁驚走告余急往祝之先生大叫索酒漿自勞

而趨觀者咸以為有神來焉西壁則以郭山人世元寫松鶴配之脩冷之氣與蒼勁之風不復辨也圍去城數舍村民可至迺不為游人所賞千年來處喧而能寂其德有足尚者士君子裹煙霞為骨裏風月為致豈必絕塵脫迹哉終南之徑可塞北山之檄尚在首陽非清柳下非濁若利害芬其情得失移其慮即寢處蘇門百泉之間公和堯夫其笑我矣

李森先天中遊記

戊戌

天子哀其狂直復還官未幾遂有中州之命已亥正月二十五日

陛辭就道過邯鄲黃梁祠見余被逮日壁間題詩猶在因援筆更續二首純陽子讀之知余不作兩截人當為一粲二月初七日抵磁州遂入豫境豫之士

君命是臨民生是寄思所以無負斯役者終夜輒不成寐首歷鄴下以大將軍駐牧其地遂趨漳上流入林縣初閱萊田於民隱未甚悉登黃華山山舊有主人學士王庭筠詩筆姿蒼勁余喜而和之觀水簾洞飛瀑為域中第一乃大書雪濤冰柱四字

於其上隆慮之勝盡在茲矣次由十八盤至輝縣
 觀百泉得衛河源隨登蘇門尋嘯臺遺址遠眺巖
 谷孫登鸞鳳之音猶隱隱出天際因憶步兵當日
 受旨達生借觀火之言嵇中散不能用終亦不免
 為傷嘆者久之山之西即邵先生安樂窩有樓在
 焉余少憇如坐光風霽月中余悉紀之以詩次出
 覃懷至孟縣謁薛夫子戒余以
 天子命無容忽兩河之民未稔

上意宜開諭之因得聞豫土所宜隨拜太翁于堂上
 太翁齒已踰耄飄飄若神仙子若孫環侍其側貂
 蟬掩映萬石君不是過也因題其堂曰三樂更為
 長歌以進歡聚者三晝夜乃辭去從孟津渡河候
 吏報曰此弘農界上也因宿焉次日大雨雪有士
 民擁馬首痛哭大呼曰宜陽永寧諸邑向以清丈
 不均人若羨沸今幸公來庶有以活我余愴甚衝
 寒策騎而馳忘其所為雨雪矣渡洛水至宜陽錦
 屏山直俯公廡雪光山色差足娛人以氓生疚懷
 不遑興覽溯洛而西走永寧悉得陶復陶穴之舊
 澗漕伊洛環注其間一望皆沃壤也父老為余言
 此廡撫者持洛川一片土耳外俱石田不可以耕

民是以稱苦余見永寧蒼筤繡野不下萬區詢之
 土人知有竹田水田川田之分其中為富族兼并
 民無所告始知昔之擁余馬而號呼者蓋為此也
 因思近山諸邑田賦未清者豈止宜永何可不一
 省視乃回轅復返弘農途中訪呂文穆故壑登狀
 元閣想見其為人范南而望見奇峰秀天蜿蜒數
 百里者二室也薄暮雨澍不已宿少林寺秦槐漢
 栢俱入余遊笈中翌日遂謁嵩君廟勒詩於石次
 至密縣即大梁屬向之崇山峻嶺咸舍我去而極
 目皆平原矣密東有白松大十圍高數十丈翠葉
 歲蕤皮色如瑩玉相傳為黃帝三神女所化此齊
 諧語後人吟咏遂及宓妃洛神事讀之令人作嘔
 獨吾鄉于鱗先生用子雲玉樹青葱真稱雅當余
 亦得而屬和之繼抵杞縣撫軍候於郊執紉而慰
 余曰余撫茲土畎澮是經余之職也不克殫厥圖
 乃以煩執事行且憊奈何余俛謝之曰今日之事
 王事也朝夕敷歷猶思不勝以取罪戾何敢云憊因
 相與攢眉籌畫良久諸臬司來謁亦各以公慎矢
 駐節三日乃東指毫郡路出考城其邑令為余髻
 年筆硯友蒲伏道左執吏禮甚恭余悲故人之為

下吏若此其勤也留彼署中與數平昔幾達旦次日抵亳杏雨桃風非復兩河景色若無所容其荒度始信梁園自古繁華至今風物猶甲全豫獨念劫灰諸名士一時俱盡手把遺篇為增慨耳次歷汝南取道陳州謁太昊陵登畫卦臺道人獻茗草此為中州開天文字祖其西則子由亭四面匝水植蓮其中傳為潁濱先生讀書處余皆有詩紀之是日過夫子絕糧處俯仰遺碣慨思吾儒志天下馬足車塵遂至於此咏歌其下至為之流涕云越陳卽抵汝寧十餘里間士民蜂屯哀叫聲徹於天咸謂汝寧前此清察有司實朕我以逞有加無已何以輸公租行且無遺齒余遽止之曰爾等毋過激乃爾我奉

天子令人爾疆自當為爾區畫終不為爾等累明日盍集學宮共相諮議以期得當地汝地也民汝民也但使荒不言熟熟不言荒

朝無逋田民無賠賦可矣亦何分於先後使爾等抱兩番有加無已之虞哉汝民間之羅拜道旁歡呼之聲又徹於天日今日始知清丈為

朝廷良法美意微公言之吾儕愚氓亦何所知咸思

鳥獸散矣留汝三日晤巡方使共商以其狀聞遵路而西卽歷南陽境行百餘里荒煙蔓草不聞鷄犬聲昔夏初暑余疲甚忽見一古殿巋然乃漢光武廟余進謁之殿前有二桐吐蕩如曳赤錦道士言此樹遭雷火萎矣數年之後復秀鬱如初亦一異事門外一泉清流可鑑平地側湍人傳為光武扳倒井余自別二室目不接山容者匝月忽有孤嶺在前詢之知為小武當卽宛南界遂渡白水河弔真人遺烈宛郡向為寇據血吾宛人幾廿年沙塲惟聞鬼肅張大將軍手芟荒蕨毆兵徒而耕之遂開府其地以故彼方民一兵九所見皆兜鍪南陽從來不可問於今日益信余為陳天子意諭令以所關土悉入王會大將軍悚然曰吾武人僻處遐陬不知

廟議如是普天王土敢不正供以應我公首墾之令於是兵民始帖然無譁事竣歷卧龍崗造諸葛廬有殿三楹書淡漠寧靜字以額之因謀北還汴從者言東道紆不若走南召較捷但山深徑仄不可與余於山水興復不淺遂自石橋入南召行百餘里皆盤旋於千巖萬壑中幽峰夾路古樾蔭人

如張蓋叫鳴啼狻之聲不絕于耳古所云鴉路者是也
 是也行二日乃出谷就陸計所涉溪凡七十二道
 至翠峽逶迤一步卽生一折共數蓋不可得而紀
 也中州諸山路此最幽峭行者無異山陰道上余
 所得詩最多猶未盡茲山之勝嗣是又望見二室
 澗以汝流皆余向者從弘農至杞縣故道四月抄
 始抵汴坐省署中檄各郡邑有司以其圖冊進用
 報

成命暇中諸憲長邀余遊周藩舊邨山亭興廢今昔
 不能無感因哦二律計余從鄴城以至省會所歷
 八府各州縣驅馳者三月共程四千有餘里是役
 也

君命是臨民生是寄迄無小補獨於山川形勝
 流覽爲多是何可以不紀
 張天

植臨雲堂記

鄆陵故無學使者署白河鬲開封區
 宅而爲署也余始視事其堂則三楹歷級而登問
 所謂退食焉凡研之慮焉則亡有也東偏旁舍僅
 備休沐已周視乎堂之後得隙地數弓乃闢儀門
 爲便廳三楹其上俾護作者董馬凡構櫺櫺僚之

屬若而千甍瓊瑱雷之屬若而千計庸則千有奇
 量期則昉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未之九月堂成
 而庭除爽塏步欄不設額之曰臨雲臨雲者陸士
 衡文賦所爲志凜凜而懷霜目渺渺而臨雲因取
 以名其堂者也夫雲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舒之
 彌綸乎四海卷之消液於無形其去來也豈有其
 端哉浮天地之間而抱一掬之內凡天下之文章
 得乎心而成乎手含舒吐發機倪杳杳乎難尋其
 或視諸此也且雲之爲類也不一或卿者或商者
 或油者同者或鮮者泄者或如車蓋者上如羊者
 或滄萋曰愁或閉宿曰密或蕭索踰困而曰五色
 其可測耶其不可測耶自余之蒞乎此也諸士之
 爲文爲質爲妍爲醜迷迷的的郁郁紛紛以至乎
 余前也乃給矚移諦疑神息志矜而出審而鑒一
 諷不再憶立斷不再決若踞乎千仞之巔而洞夫
 萬里之外是固有取乎臨也不觀夫古之教射者
 乎先學不瞬亞學矚三年而蝨如輪焉然後無不
 得矣今余之相士也道蓋在眎者也懼其瞇也非
 有所學也若夫雲亦非有模狀執着及大小之觀
 從而求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之以形遇之以

機而能盡其道者臨雲者蓋得乎高遠之勢而以
 機遇者也則不病其為謎已矣昔士衡入洛才思
 益進作為文賦窮工妙解天下後世之為文者孰
 有逾于其言者乎抑天下後世相人之為文者亦
 孰有逾於其言者乎余茲者幸蒞洛也其敢弗承
 以較士顧所云凜凜者慎也先之以慎而後能
 之以高遠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也倘後之登斯
 堂者惕然而思曠然而怡以克副人文化成之盛
 則學使者之責不已盡而茲堂不
 亦有幸乎哉於是為記以永之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二 終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藝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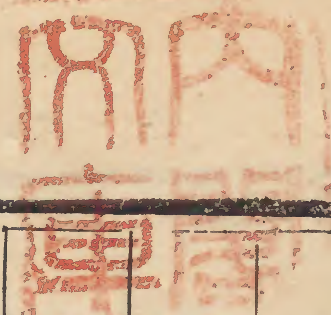
檄

漢陳琳討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守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

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越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焚之敗祖宗焚
 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
 內兼二軍外統梁趙彊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戮逆暴
 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
 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竊養
 因賊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
 器操贅闖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府董祝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堆棄瑕取用故遂與
 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敗折衄數喪師徒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
 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
 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旁皇東裔蹈據無所幕府
 推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師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
 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德
 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醜寇攻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軍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御省禁甲侮王室收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箱口道路以目



尚書記朝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
 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逃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楸猶宜肅恭而操帥校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跡之態
 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冒
 繳克蹊坑竄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緒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駙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滅故使鋒鏖
 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沛淪山谷於是操

師震懼晨夜通通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塘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搃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賊庭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殘人為讐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人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製造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移文

東魏魏收移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建之以邦國

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于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勿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紮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沂州陸同光亭傲息犇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

間遂乾沒於世上嗚伏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
 之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旄之智既而投命義
 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
 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叅跡驅馳及
 秦隴逋誅每事經畧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
 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
 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
 徧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
 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
 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庸苦
 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為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
 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
 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
 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哉而易
 慮躬擐于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
 藪江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
 抑可知矣叛監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災
 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
 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
 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

効社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
 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為國棟梁內
 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
 懸轉合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
 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下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
 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
 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
 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
 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
 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
 是以援乘麾殞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偽主信
 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
 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眾依山傍水舉螳螂
 之斧被蝘蝓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
 及其鋒刃斃援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
 解貞陽以從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
 亦將無路還蜀兼亦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
 昧禍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鼓下同
 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
 自取其敗違卜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

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鈎
 吻以療饑飲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
 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
 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天豈徒然意亦可見
 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
 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兢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
 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
 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
 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
 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
 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
 及池魚橫使漢江土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
 支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
 其短以少為多五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盪
 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
 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
 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

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鳴靡外
 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譴興
 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
 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鷲無救府藏之
 虛空伺熊躡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
 鷓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鼓啟行迅
 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為羣風飄雲動
 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
 陷猶為岸上之扁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
 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
 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轡轢劍騎
 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
 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
 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
 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
 獲士衛士龍即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
 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
 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
 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述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

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罄臍何及故宜
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皇清賈漢復嚴察漕弊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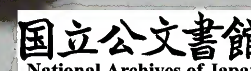
竊照從來漕政弊非一端本部院在部時每由

邸抄中見各省章奏糾彈纍纍今奉
命撫綏豫中凡地方諸務當維新振刷且值漕糶交
兌之際政宜釐奸剔弊之時如漕糧每石舊有定
價今歲米賤儘足費用其中有司或徵銀在官借
言抵作運價而又重派小民起運本色或有已派
本色而仍額外另徵幫價惟知豁壑是盈罔顧民
困當恤此州縣派徵之弊也如輓運則零星小戶
不得托里長總納而里長中豈無指路費而多
索者甚至豪強包攬欺壓良懦任意強索致弱民
飲恨吞聲而莫之敢何此里長多索豪強包攬之
弊也至於赴灘交兌如經收者府倅縣佐一應官
役或指察糧或指收受需常例索使費支供應用
打點無所不至矣否則淋尖踢斛百法措勒千般
留滯甚有多收於此而明計附餘之糧私折於彼
而暗合抵算之數於民則瘠於官則肥此經收官
役加折需索之弊也如推官職司監兌當執法如

山秉心若水有弊即除聞奸即剪務在留心諮訪
加意嚴詢恐有賄賂公行上下通同執法紀而徇
情面投鼠忌器已行不正焉能正人有負任使此
監兌官賄託徇隱之弊也如該道為糧儲督理羣
綱提領期在交兌依限全完開幫如期押運早竣
者有陞級之典遲緩者有罰治之例所當奉行惟
謹其間一切弊竇當與推官逐一清釐詳悉開報
以期弊絕風清方見明敏長才此該道責也本部
院蒞任之始首嚴漕弊合行確察為此仰督糧道
官吏遵行凡在灘官役人等責成推官嚴察作弊
事端其經徵州縣責成府官察訪橫徵情弊如察
訪有據官即開揭馳報以憑從重糾叅役即挈窀
呈解以憑盡法擬處該道仍不時廉訪倘有府推
各官徇隱不報該道即據實開揭同各官職名及
徇隱情弊併報參處如該道知而不言別有訪聞
本部院所持者

朝廷法斷不敢為該道寬也各
宜慎之俱勿瞻徇視若泛常
禁邪教移文
左道異術惑世

誣民為首絞辟附從流徙載諸
律例何等森嚴無奈愚民不知醒悟殊不思聖賢立



教原自明白正大舍此而外卽爲異端從古以來妖言惑衆之徒邪教倡亂之輩代不乏人始因無籍之景從遂成燎原之難撲以致流禍郡縣荼毒生靈草竊一時終膏斧鑕歷觀往事亦邪教害人其本分乃有無知愚民厭常喜異棄正崇邪皈依白蓮大成皇天等教焚香聚會男女淆雜陽修善事陰構異謀近日許田洧川之變實起於此若不盡絕根株恐貽將來隱禍又憐此輩無知皆我赤子安忍不加勸誨但以法繩合行禁諭爲此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後各宜悔悟改邪歸正附從愚民亦當速行解散各務農業毋得三五成羣夜聚曉散但看守正者有妻孥生聚之樂信邪者有死之隔清夜猛省勿再執迷倘有怙惡不悛仍從邪教者該地方隣佑鄉約據實密報所在官司緝拏申解本部院以憑按律究處約地隣佑容隱不督舉一併連坐以通同治罪法不輕縱毋貽後悔

墾荒田移文

蓋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荒田不墾民間資養奚賴勸墾無方

國家賦稅何資本部院自入境以至杞邑見各屬田野成熟者固多而荒蕪未墾者亦不少試揣其不墾之由皆因官吏里役爲崇之所致也如窮簷小民方竭力開墾里書察知不遵起科年例借端挾詐稍不遂意卽報見年行糧官吏之飛差雜派不一而足里役之需索詐騙實繁有徒所以斯民視墾荒爲畏途在監司守令漫不覺察如此則未闢之田何由成熟况奉

部文未墾荒田歸併守巡各道督墾成熟之日三年後起科年終造冊報

部以督墾之多寡爲各官之殿最

部文責成不爲不嚴何各官膜外相視今當入春正開墾之時各宜督諭百姓盡力南畝有主之荒

責令本主開墾無主之荒設法招徠開墾成熟之日三年後起科按季報查年終彙冊總報各官督

墾數多者雖有紀錄加級之例本部院仍特疏薦揚督墾數少以及全未開墾者雖有罰俸之例本部院必從重科劾若有司攤派雜差里役需索詐

騙及賣放勢豪而不報懸坐窮民而入册者或被

害之人赴本部院告發或本部院訪聞得實定行

叅拏嚴剔河工移文中州之困於河工者已十餘

重究年矣本部院任冬曹時即已

心為惻然今日擊時艱能不鯁鯁慮及惟是荆隆

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有清河集槐疙疽王家

埠口等處之堤工繼而辦料徵夫事非得已小民

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積弊多端而地方之受

害無窮若不嚴加釐剔小民之膏血幾何可常資

奸蠹之吮吸哉言之令人切齒查此時堤工不過

幫築高厚及創建遙堤原非決口塞流可比况乎

修築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數報竣有定期管河

官若能上緊督察依限完報則亦何弊之有祇因

故意遲延遂爾弊端叢生譬如原派人夫百名而

著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餘俱為督工官役與夫

頭通同折肥如工一月可完也而任意優游延至

數月及領工食未嘗增於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

頭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奸棍仍按月索私幫工

應築一月而延至三四月民應川一錢而倍費四

五錢以致雜派濫於正供在在剝膚剗肉此其積

弊一也若夫砍梢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

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鬻各夫下鄉勢如狼虎無

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即桃杏果木憑

其摧折毫無顧忌既索酒食更索銀錢民受其害

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令各夫砍伐當必有

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

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送則曰

某人應運某處柳梢運脚與夫食每束已不下五

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官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携

貲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谿壑稍不如願措柳

不收車輛人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

夫應役歷來自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

其柰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

夫而州縣徇情亦竟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即

出夫一名官既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

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聞有

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

釐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

銀私相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領銀

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種種陋習槩難縷指弊絕

可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人

風清不無厚望於該道焉為此仰管河道官吏即將各處堤工務要晝夜督築刻期報竣毋得仍踵前弊致累小民至在事員役及州縣印河等官尤當洗滌肺腸嚴行覺察敢有故違該道即密揭本部院以憑不時叅處倘互相容隱本部院別有所聞狗縱之咎即該道亦不辭矣法在必行勉之慎之

餽郵政移文

照得所屬驛遞有衝僻不同徵協銀兩有多寡不一前此稱苦告協

情猶可原自十三年欽奉

勅諭行令該道哀多益寡以僻協衝通融撥補困苦少魁嗣以站銀不足又撥正項十萬餘兩以濟衝驛之用其加增錢糧不為不多驛遞之苦累宜從此消除矣何邇來所屬稱苦告協之文猶盈几滿案且郭店驛倅苦累至死亢村等驛倒廢難立夫未撥銀之先各處稱累既撥銀之後未見蘇息其中弊竇非止一端如各驛馬匹有該管印官全不經心照管止靠馬夫喂養者有不肖有司將銀侵沒而克入私囊者有經承人役借買料草等項而冒破肥已者以致料草缺少馬匹羸瘦一遇差使即便倒斃又不買補再遇差騎勢必越過鄰馬及

鄰封申詳批查不曰驛遞疲困則曰馬匹倒斃究其疲困倒斃之由皆官役侵漁站銀之所致也該道職司郵政坐視倒廢而不問明知侵沒而不察朝廷有用之金錢豈可徒飽官役之私橐乎况奉有諭旨凡驛遞倒塌該道速行料理責成何等嚴切該道豈宜膜外相視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通省衝繁驛遞其處倒塌該道設法整理務期無悞差使其該驛應徵銀兩與撥協銀兩曾否買補馬匹其餘何項支用有何的據逐一徹底清查如有侵沒情弊嚴究明白具詳呈報本部院以憑叅處施行如瞻狗庇護不行據實查者本部院別有訪聞定行一併叅處法在必行慎毋故違未便

路行差移文

照得河南為腹心重地數省通衢差

補銀兩又據各屬告苦告難且邇來湖南等處捷報屢傳軍機緊急一差動則用馬百匹以至數百匹少亦不下數十匹兼以尋常差使往來絡繹不絕夫無息肩馬不停蹄驛遞之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查山東路通江南等省舊日行差俱由東路前因黃河衝決東道多梗一切差使俱由河南是

以河南既苦本省之差多而又苦他省之偏累在昔路為水占勢或不得不然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舊路依然坦途而差使仍遠道豫省此何說也揆厥所由總緣奉差員役或因東路久不行差由豫道熟殊不知東路近於西路也及今若不具

題更改則苦累實甚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必致驛遞傾廢而後已萬一遲悞軍機所係匪小但事關入

告不厭詳慎合再確察妥議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向來某某幾省由河南行差某某幾省由山東行差東路較之西路所近幾許南北差使各在於某處東西分路由某係直徑由某係遠道逐一詳細開明仍用白絹紙表細繪路程途式該道議看妥詳呈報本部院立等覆酌具
清核欺隱移文得照
題事屬急蘇驛困勿得遲緩
任土輸賦
國有常經以熟作荒法所不貸况開報荒地奉

旨三年起科
皇上於民可謂寬且厚矣為士民者必開一畝報一

畝始不負
朝廷加惠元元至意乃有等貪宦劣紳奸民土豪或

要挾州縣衛所或賄通里書戶房膏腴任其開墾差糧任其隱匿甚至計畝田有千百按籍糧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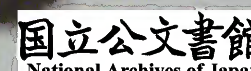
二即從前屢奉
明旨嚴行踏丈官既憚履畝之勞役圖售欺蔽之私全不論墾闢有無混行捏報究竟富而有力者獎

隱如故貧而無能者增加不已本部院撫綏為職公忠為念決不肯虧

國稅而困窮黎令奸貪得計也除已選委廉能徧行清丈外合再嚴飭為此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知悉自後官須徹底清查人宜翻然醒悟各將所開熟地盡數供報止照三年起科之例不究從前

容隱之辜如再上下通同執迷不報州縣衛所地糧有額數荒熟有段數一丈量而紳士軍民有無多寡不待問而明矣此時地則歸公人猶科罪該管官員定以通同參究本部院即愛爾為爾法不能為爾等少寬利害可否清夜自思本部院此番清查雖為國賦實為爾官民開一
飭解逃人移文
面也慎勿圖便目前致貽後悔



國朝立法之嚴莫逾於逃人一事誠惡其負恩背主情罪深重故法嚴窩主令伊容身無地解需幫手慮其野心難測仍飭沿途撥兵防範俾解兵部督捕堂審斷發落使逃人明正鞭刺之典故主仍收奴僕之役則逃人之為罪人也明甚近訪得各處捉獲逃人其長解即指為營賄奇貨囑託本處兵房於護解票上添寫沿途撥夫幾十名撥驢幾頭本處票上既有定數所以到處執票勒索如數方肯起身無則每夫折錢一二百不等每驢折錢三四百不等如無驢則勒雇椅轎乘坐殊不思逃人何物乃敢如此需索甚至逃人有有婦人者竟入百姓內室搜搶服飾等物其索酒索食又不必計矣此不獨本省為然即他省長解路經豫地者較此尤甚以致衝途鎮市商民受害者皆裹足畏避莫敢誰何况逃人既有本州縣之長解又有沿途防兵之護解不應再撥鄉夫又何可再撥驢頭椅轎應付罪人乎凡此皆長解通同逃人借端需索作之祟也合行禁諭為此仰豫省衝途居民人等凡遇管押逃人長解當向該汛防將處討兵護送或於經過州縣稟撥快役倘反是而仍在大路軍

民處索夫索驢希圖折乾詐騙及逃婦闖入民室搜搶衣飾等弊勿論外省本省管押許被害之人立赴該管道州縣衙門喊稟審實賊仗有據者即時馳報本部院定將長解與逃人逃婦一併移

咨

兵部督捕衙門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斷不姑貸核

懸報移文

照得清核地畝本部院數經告誠又委道官親詣勸諭令民自首為無罪地誠

慮奉

差御史前來清丈倘荒熟不清隱漏難掩斯時地則入官仍要科罪追租窮簷小民何以堪此諄諄此念無文不令有司遵行百姓共見誠不欲懸坐一畝熟亦不欲飾報一畝荒滿望豫屬州縣遠邇共知孰意近聞歸德所屬州縣有熟地而從實首報間有荒地而亦捏報成熟者揣愚民之心不過因向來舊則行糧有二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有三四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恐欽差不允照畝作筭貽患不小殊不知各處地畝等則大小原自不同丈量繩尺悉照舊行規則已經戶部題覆奉

旨允議本部院先據邸抄即遵行所屬在案爾民果荒為實荒熟為實熟合算不虧原額即

欽差御史前來未有不深悉民情甘外等則而別為吹求以作強民之事爾百姓何必皇皇過計若斯

第思此懸報之地多不在紳衿而在里民里民何事而受此無已賠累恐類此者不獨歸德所屬為

然若不嚴行清核民害何除合行確查為此仰撫屬州縣併紳衿里民人等知悉各將熟荒地畝從

實首報各處成熟見在實實若干荒蕪見在實實若干合盤打美既不虧額又不累民造冊申報自

無後患倘有司奉行不善地仍有荒而飾報全熟強民以賠累者該管道府即指名揭報以憑

題叅治罪若道府不舉爾被害之民與其貽累難堪而告辯異日何如就今具告本部院即與除豁

之為愈也慎勿自相疑畏甘受啞苦包荒為熟自雇賠累之苦貽本部院以不美之名爾士民其相

信相諒勿酌議糧解移文本部院撫綏中州凡地無事不熟計而深籌之但得有益於百姓無害於

地方即不避嫌怨不懷顧忌特疏以為民請命如改行驛路除豫省十餘年之偏苦勸首地畝令

士民無隱匿之罪愆此與革之昭昭在人耳目者即尚多未盡事宜本部院亦必日夕晷維斷不肯

徂安而置諸臆外今查各州縣徑解錢糧有如戶部之棉布芝蔴等項

禮部之藥材等項兵部之柴直柴炭等項更如太僕寺之馬價御馬監等倉之銀兩及

工部四司一應本折錢糧俱係各州縣徑起批文解部交納即零星無幾亦不得不專差解役赴

京甚且一項而作兩次起解長途往返速則三兩正項數倍雖係差役齎解實皆斯民脂膏嗟此窮

解造册自作全完究竟銀未到

部以致 部咨屢次行查就中滋弊彼此互推此其不便者

二也查得該司解 京銀兩俱併裝成鞘發給護牌且沿途撥兵護送

可保無虞若夫州縣起解錢糧止差解役一人又

無兵丁護送去則所齎銀兩回則掣取批收均關

重大以孤身而往返數千里孰能保其無萬一之

虞如確山縣解役劉守智中途病故以致折色本

色交納愆期致蒙行查已有明鑒此其不便者三

也以上數條皆係民間疾苦官役大累更遲悞

各部急需是無益而有害者正此是也該司總職

錢穀寧不知之最真而言之更切耶急宜從長酌

議為此仰布政司官吏即將各州縣徑解

各部寺一應本折錢糧殫心擘畫必計盤費賠累

之苦如何可除稽遲愆期之弊如何可革解役沿

途之虞如何可免逐一參看明白確議妥詳務期

上不悞

國下不病民刻期呈報 嚴禁兵馬移文 本部院撫

本部院以憑酌奪施行

民之疾苦利害念念在心刻刻不忘至於大兵駐

餉之地計慮更切如前兩餉彰磁本部院與

兵主講明嚴為禁約兵民兩相安堵不惟民間用

禾物件毫無所損即糟餼鍋桶等項稍有傷壞且

令包賠此等法令想爾百姓亦素所深知今本部

院來衛供餉途次見鄉民擁道喊冤稟稱收馬兵

丁將已熟穀禾踐踏食毀再三哀求兵丁稱說送

錢十千方始免牧不然後邊再驅多馬來食某等

民遠邇共知一聞本部院之言甚然其說深服其論隨傳知各旗

固山當經嚴禁本部院又講衛輝一帶路衝民貧供應萬分艱難如米豆草束雖發司庫銀兩備買

其長途輓運勞苦異常此項尚算正賦雖苦猶可至於槽鑼鍋桶悉係借取民間倘若損壞是百姓

出一物而不得一物之還更可憫念至於劉營處所俱係民房恐不法兵丁任意折毀併損壞家伙

砍伐樹木以及強買短價等弊小民何堪本部院職司撫綏地方百姓是為已任其苦樂利害惟賴

本部院以調劑豈令其受害而置諸無言乎倘有前項弊端與其懲處於事後何若嚴禁於事先本

部院亦知大將軍紀律嚴明但慮兵馬衆多人心難卜尤望再行嚴加禁約地方幸甚百姓幸甚

大將軍言本府統制諸軍與各王各營更是不同自貴州至此一路兢業存心

惟恐騷擾庶民踐踏田禾每次安營必擇其空閑曠地離田禾寫遠之處斷不令擅損一苗擾害一

人今到衛養馬尤宜誠嚴既准貴部院諄諄面講

即當傳諭八固山嚴加禁飭等語除大將軍已經嚴禁外合再備細曉諭為此仰衛輝

府官吏速諭百姓人等各宜安心本業不必妄自驚慌如有不法兵丁折毀房屋損壞家伙踏踐田

禾砍伐樹木穿房入戶妄肆欺凌及強買貨物短少市價糖塞低銀等事有一於此即刻喊稟本部

院或稟道府廳縣轉報本部院定與大將軍面講按軍法究治爾等不得隱忍自誤如

有奸刁百姓借端妄聳及高擡嚴察派徵移文糧時價者定行嚴拿從重究處

關係軍國重務少派則虧國多派則病民原不容一毫增亦不容一毫減者

也故前奉欽定悉照萬曆年間等則派徵刊刻賦役除荒徵熟

永為遵守朝廷之加惠元元何其周且詳也倘奉行者上體

國課下念民瘼當順治十二年刊造賦役之時若俱照萬曆年間則例銀數磨對清楚勒之版圖頒

以由軍何至於虧

國又何至於累民今本部院接准部咨行查多派少派緣由及將各屬派徵文冊與賦役全書逐一查對其各州縣每畝徵銀數目有比賦役多者有比賦役少者咸與萬曆年間等則不符至於少派者虧國不待言矣其多派者每畝有多幾毫者有多幾釐幾分者甚有多至一錢者如河南府新安縣上地每畝徵銀六錢零宜陽縣上地徵熟則例每畝比舊則多至一錢零若以地復原額計之多徵銀數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病民之大莫逾於此况豫省羣黎自經凋殘之後寥寥孑遺皆是患難餘生照額派徵尚苦無措此額外包荒其何以堪本部院閱冊至此不禁髮豎皆因順治十二年始造賦役各官全不詳慎之故耳以致賦役舛錯始千百年之巨害俾窮民剜肉包荒啞苦莫訴何日是其底止也故諺有云糧為萬年駐其斯之謂歟本部院撫豫以來何利不為民興何害不為民除此多派厲民之事知之既切察之既真斷不肯任聽前官之誤貽殘黎無窮之累矣除行布政司查省屬地方遵照萬曆年間則例派徵者係某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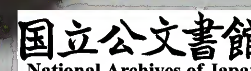
縣比照賦役包荒多派者係某某州縣比照賦役少派者係某某州縣其中多派者何故多派少派者何故少派再一合盤打算多派州縣除荒熟額銀之外共計額外多出銀若干少派州縣合荒熟額銀之數共計額內尚少銀若干逐一查明作何更正造冊具詳速報去後第此多派少派之數雖係從前司府州縣錯誤其中少派者僅止毫釐之謬為數無幾而多派者竟至每畝幾分幾錢為害最鉅俟藩司查明冊詳到口咨部具

題但事關百姓永害本部院不避嫌怨期於力除以甦民累合行仰撫屬官民人等一體通知亦見本部院倦倦為民至意也

嚴禁勒報移文

中州百姓連年墾地固多自十五年奉

旨清查自首季墾已經盡報無餘年來水旱頻仍所收尚難糊口又兼兩年並徵小民輸辦維艱切膚之患尚顧不暇豈有餘力再事開墾但恐不肖有司謬循季報之例畱邀紀錄之功不論開墾之有無止勒民強報罔恤黔黎之災苦則按名懸裁又恐積蠹里書借季報之名目為索詐之由頭稍不



遂意暗捏地數入册斯時地方罹災甚多斯時百姓窮苦難言倘官役不體民瘼窮黎必至逃徙則已熟之地將見復荒矣若民逃地荒則錢糧逋欠益多各官考成之時難免叅罰之例是強報懸裁之弊雖為民累實為官累矣各有司不為將來慮始終尚敢置紀錄之功乎合行申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凡鄉紳士民果有新墾荒地聽其自報入册若無新墾季終回文如敢違禁勒民強報或暗加懸裁不論地之多寡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據實陳告該管印官從重叅處經承里書鎖拿處死各屬

禁飭科派移文

中州百姓

俱要凜遵慎毋以身試法也
 自經兵火元氣大傷及我
 朝定鼎之後雖流離漸集而河工夫料徵派不絕大兵軍需辦運無已再加以連年水旱到處災荒民窮財盡百姓僅存皮骨耳為民牧者即加意愛養猶恐久瘵遺黎一旦未能蘇息乃近聞各屬有司止畷便已罔顧病民凡一應大小事務悉出民間或照門頭攤派或按名數科索此宗方完彼件又出前差未行後差踵至里長書手視派撥為奇貨

鄉約地方借收歛作生涯如所需原止一夫而役遂派至數名所派原止一兩而民遂費至數金鄉愚無知只得竭力奉承奸蠹無厭因而益加搜求以致稍有身家者漸至消乏貧窶無倚者相率逃竄若不嚴加禁飭則禍害日深將來必至靡有子遺矣合行禁革為此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各有司務要洗滌肺腸優恤百姓一切門頭攤派不許科派擾民如有不遵明禁仍前私派者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控告定將印官題叅經承差役鎖拿處死法在必行毋行泛視

議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

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節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下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

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

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洵瀆聖聽伏俟斧鑕之誅

明崔銑均田議

田之不均生自土豪貴宦多賂富室多財顯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

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壯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家殷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席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眾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厨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路隳制度滅等威視為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至共辨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後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

相自磁至湯纔越百里有大川四溢漳汜湯秋潦溢壤禾萬畝榻側竈陘悉變沮如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夫歛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漑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皇清王滙河工議

之謗而非辭者此聖人之事而天下之所難也因地勢之宜拯一時之患隨處補救以爲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

余嘗縱觀域中博覽輿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迂誕無稽論黃河之行勢者斷自禹迹始也大禹導河積石至龍門其經歷秦晉皆爲峩嶺所束而無以逞其鋒下逮徐淮土堅水衍地洿下匡廓有以容蓄之而寡汜溢之患其鼓在波而迅流濤者獨在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魚我黔黎之民當河衝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道畫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懼焉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

多穿漕渠早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滂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其說似已東南已爲衆流所趨復決水以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巖山疇鼓巨靈之掌以闢龍門之竅若乃增修故堤繕治卑薄糜費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力未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勢而利導之則力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之民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載乎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爲生委田疇於瀟灑則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也誰能枵腹號寒以待功成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復可歟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也河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漆沮涇沔皆會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霖姑暫塞下流使三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汾沁自西而已入於河者也兩漳水自西至東合而後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分流者塞之合流者濬之壅之以遏其濤濬之以淪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至建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兗者則因徐兗之地

以治之淮之在禹貢固自入於海者也河之在禹
 貢自西而東而北分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於海
 者也九河既淤矜磔一徙商世五遷其都河淮合
 一中原獨受其累經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
 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大禹之故道也淮
 自爲淮塞沂泗汶洸之通於淮者而資其水以爲
 運河之津則淮水不至壅衆流以上讓河水不至
 挾衆流以下冲其在徐兗者亦治治其上流則習
 坎漸進而有緩步安輿之態治其下流則地水成
 師而無倒戈反矛之患則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
 原者復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與爲
 埽直者與爲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遠城邑者勿
 使瀦也量其遠邇近城邑者勿使逼遠城邑者勿
 使溢也隨時補救隨處補救亦必有利於百姓焉
 此豪俠之事而當世之所能爲者也猶有說者唐
 虞之世其會在午火氣漸盛水氣漸消人事與天
 運相表裏此其峇也然猶不敢純任天時聖德廣
 運勵翼羣工入黃熊於羽困進崇伯之子於司空
 是以地平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傳又曰有聖
 人出焉海不揚波志壹之動氣也以志召氣在人

而巳又 賈開宗治河議 治河者以不治治之也或
 焉疑 曰河之徙也漂沿者數百

萬家冲突者數十邑且漕以爲之通塞即多方理
 之猶虞不勝而以爲不治治之可乎曰河源自崑
 崙北流朔方與中國無與也自大禹以江南有江
 諸水但導之入江力巨而海潮不足以逆之江南
 諸水治矣江北諸水夏秋多溢春冬多枯少而不
 能自達于海即及海矣朝潮而逆回數十里焉夕
 甫及海而夕潮又至又逆數十里泛濫民居無已
 也遂於朔方之東而鑿龍門之大者引河以入之
 又于太原而鑿龍門之小者引河以南注之華山
 中阻遂折而東而携江以北諸水入海以力巨潮不
 逆也書所謂同爲逆河入海也所謂不勞民力不
 竭金錢而行所謂無事也所謂治水以水治之不
 上治之者也所謂有決濬疏導之文而無壅阻之
 說也今以天地之神物縱橫萬里而以區區數丈
 之隄令其循循如溝渠有是理乎明有鳳泗陵寢
 虞其潰沒不得已設重臣以理之又臨河之邑設
 員百吏及萬臨河百津夫數萬爲陵寢也非爲漕
 也且漕無關於河也漕之通塞無關於河之通塞

也使漕之通塞關於河之通塞則數年北徙漕何以如故乎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百苦於衣食之不給費用之不富諸僧飲博耽妓之無具也則相與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而毀之然後修葺補飾而四方之募廣焉則因取以爲衣食因取以爲費用因取以爲飲博耽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十不得一焉今之治河者猶是也自上及上數萬人以入口之家計之則數十萬矣此數十萬者衣於是食於是富於是貴於是是一日河晏則嗷嗷矣且治河之柳之草之泉之夫何自出乎出於臨河各邑也出於各邑之令也既以各邑之令輸之即如治之則可直以山左河南撫臣督各邑之令爲之足矣又何必紛紛以員之百吏之萬耗祿而擾民乎明萬曆三十年河決荊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卽以宋爲河纖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疫染死者又數百萬家今天下

無鳳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東之徐泗以下有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任其入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于河之南北五遷以避之不聞壅河以爲京師也夫商之都天子之所建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不與河爭也而况無故與河與天以爭中原之曠土乎

跋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愈與

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遠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寇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圖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

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逃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割殘餓羸之餘雖欲去不能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功也愈嘗從事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

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粒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定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宋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

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圍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圍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

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韓琦遊天平山

欲退亭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

跋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

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詫

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

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才者即今宋朝大儒

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天平山記於才家

見所叙遊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洞潭谷澗溪

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

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為說以

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

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

傳久矣非余得於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

鬱而不顯柳公之文固有神

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

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

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

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

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

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

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

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呂祖謙

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也

書伊川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

為成書傳摹寢舛失其本真學者

病之其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

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

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文字雖未敢

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

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

夫鄧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廼取刊諸學宮

元王惲跋彙門市厘圖後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

恨不為太平人豈聲名

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彙門市

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

吳澄題河南世系後

程大

東開揚坊李黃門之故堂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葺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爲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爲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宋宗故

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遊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嚴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嚴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

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

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各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

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

之朝廷卽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卽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

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

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

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

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

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

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

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邪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邪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微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安於一偶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寔是歲

楊循吉題緩菴西巡錄後
侍御

之十月二十日也

李公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既而引疾家居者累年多讀書多究理備諳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鯁為已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芟梗所至姦慝屏跡政蹟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為匪人所構繫獄瀕死大冢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為之昭雪頰皇上聖明承納從謫嶺

表而公之為御史其名由是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死官無不休其存心蓋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巡錄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脉元氣於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險易不驚今蒙恩賜還簡用達景慕之私焉

王恕跋盧氏家乘
右戶由

縣耿汝明先生初受廛時所給公據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惠公為黃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黃冢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為都運時表先生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寺副請假西歸得拜清惠公于陝西行臺時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明年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問初登進士為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茲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出處德善之詳今由此卷觀

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恕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為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聞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尚卿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為大司寇孫為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寇大司寇伯相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測吾知耿氏之子彭澤與李巡撫書略

孫嗣是而益昌大也 彭澤與李巡撫書略 踐履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為善學孔子至於用夏變俗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大學並性理大全所取語錄及家譜曾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憲使編校為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澠池月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已教人治家事親率自躬行推之為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眾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庠霍人事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詢其墓所僉曰在

霍嘆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澠池又云澠池門前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錄

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幸也 李夢陽題明遠樓詩

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遊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皇清孫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

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為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為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

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為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騭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子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澠令天弓張君以有事秋闈視余夏峰予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與大叅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之河洛之間斯文丕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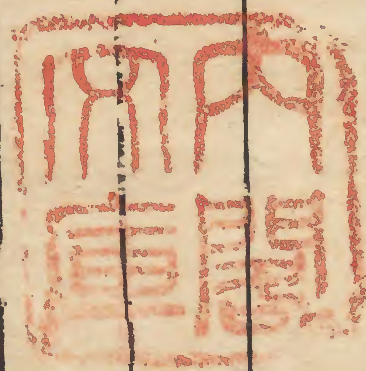
跋劉文烈先生遺集

人生天

中處即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乎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墮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為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即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常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為斯道斯民憂當逆闖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於天地者無論即矜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漣兒女即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

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
 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
 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
 申夫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丘
 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
 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冢孫菖石過余蘇門以
 遺藁示余余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公之
 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岐視也周程張朱
 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
 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偽襲於一時
 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
 假者嘗存今世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即先生之
 人而題中州人物考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
 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
 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
 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
 則尚友古人可或斬歟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于
 素聞素見者得百十餘人均之為人物耳或以理
 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
 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

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
 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
 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簡武不可簡
 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
 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
 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
 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叙列六科
 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為叙神
 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
 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已之
 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終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三

清南通志

卷之四

三

